

# 古蜀王国的神秘面具



五洲传播出版社

总策划 李冰  
主编 张跃辉 李向平  
副主编 吴伟 宋坚之  
撰稿 吴维羲 朱亚蓉  
摄影 江聪  
责任编辑 冯凌宇  
装帧设计 郑方红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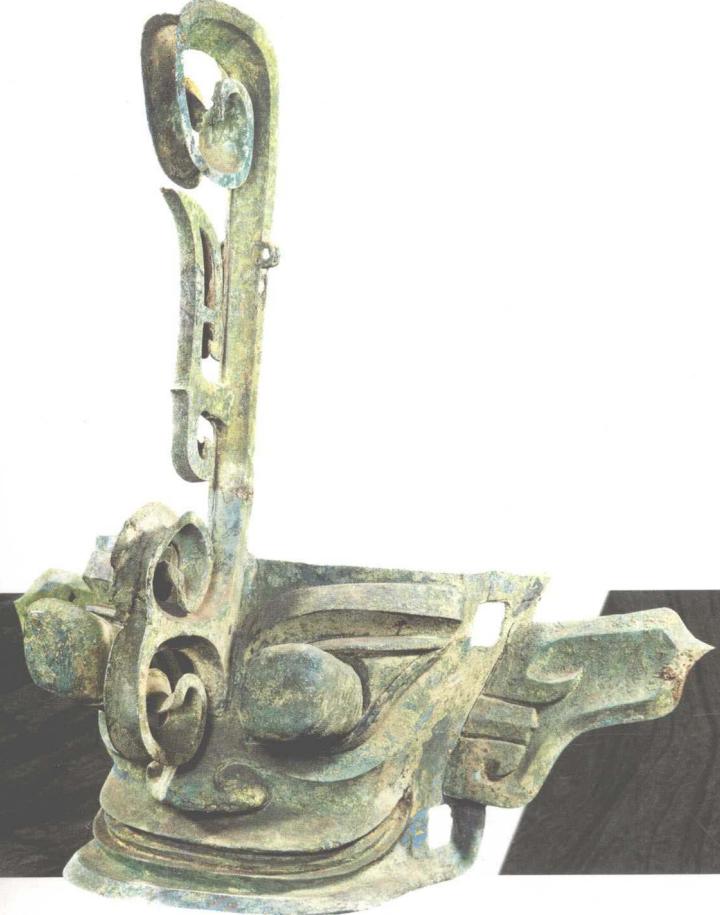
三星堆：古蜀王国的神秘面具 / 吴维羲，朱亚蓉，江聪著。  
—北京：五洲传播出版社，2005.11  
ISBN 7-5085-0851-3

I . 三...  
II . ①吴... ②朱... ③江...  
III. 巴蜀文化—文化遗址—图集  
IV. K878-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216387 号

#### 三星堆：古蜀王国的神秘面具

出版发行 五洲传播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莲花池东路北小马厂 6 号  
邮 编 100038  
制 作 北京天人鉴设计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230mm × 305mm 8 开 17 印张  
字 数 50 千字 图 120 幅  
定 价 148.00 元



# 三星堆

古蜀王国的神秘面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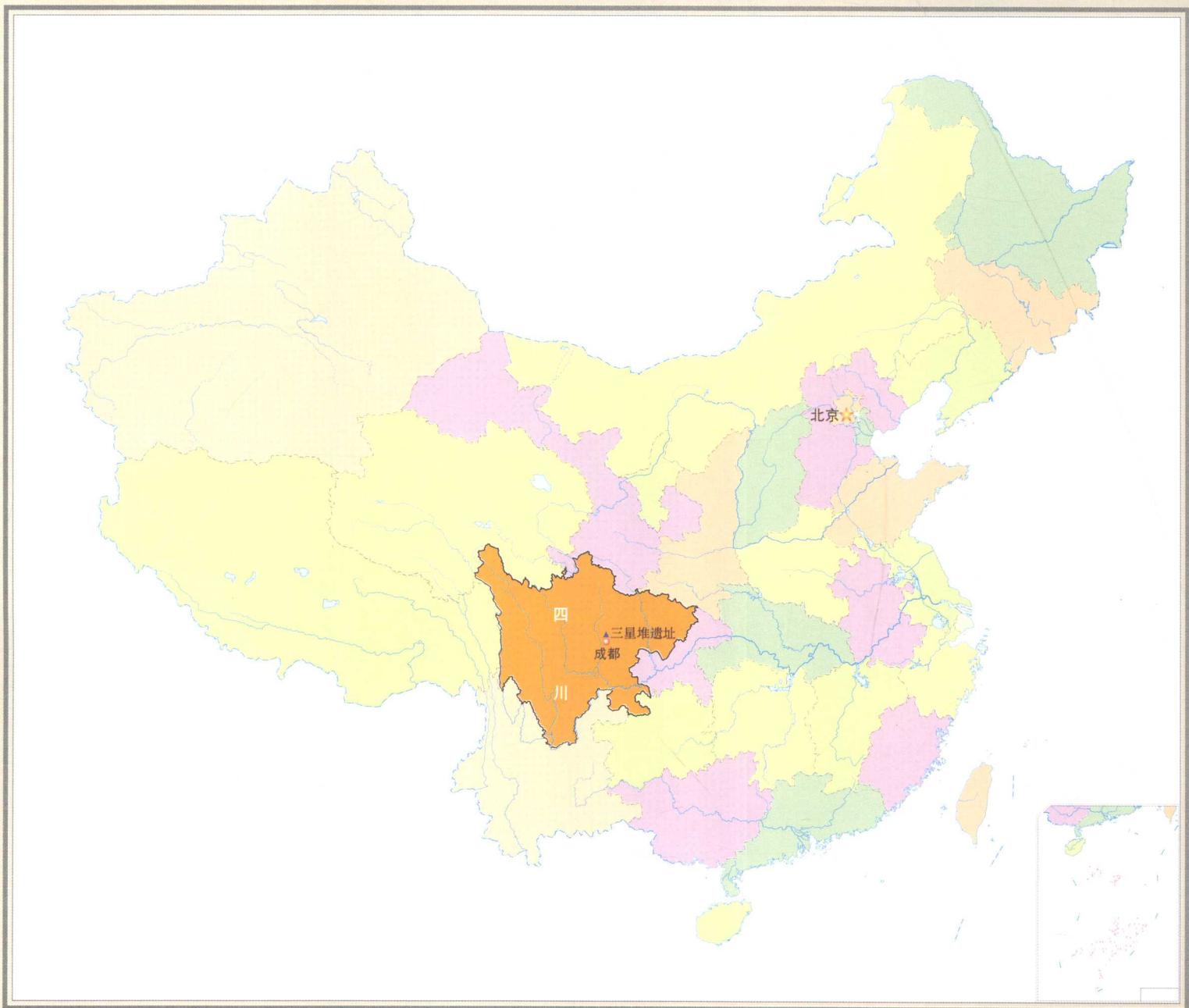
三星堆博物馆 编

五洲传播出版社

#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b>综 述</b>	5
<b>青铜器</b>	12
铜人像	14
铜人头像	22
金面罩铜人头像	36
铜人面具	42
铜纵目面具	48
铜眼形器、太阳形器	52
铜兽面具	56
铜神树、神坛	60
铜尊、罍	68
铜鸟、鸡	74
铜龙、蛇、虎	80
铜饰、铜戈	84
<b>金 器</b>	92
金 杖	94
金箔饰件	96
<b>玉 器</b>	100
玉 璧	102
玉制兵器和工具	106
璧和琮	110
玉 饰	114
<b>陶 器</b>	116
海贝、象牙、虎牙	122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境内，南距省会成都约40公里，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这里属于川西平原北部，河流众多，平原多被河水切割成脊背状阶地。在河流两岸阶地上，较为密集地分布着商周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和墓葬。

# 综 述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境内，南距省会成都约40公里。遗址总面积约12平方公里，目前已确定的古城址、祭祀坑、居住区、墓葬等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处。遗址的年代距今4800—2800年，上下延续2000年。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西南地区一处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古文化遗址。考古成果表明，这里曾是古代中国一处高度发达的文明中心。

## 两坑奇观

1929年的春天，三星堆农民燕道诚在宅旁掏水沟时，挖到了一坑玉石器。浓郁的古蜀地方特色，使得“广汉玉器”名声鹊起。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考古界在这里进行了多次发掘，但均无重大发现。

1986年7月至9月，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名副其实地打开了一座宝库。它们代表了三星堆文明的最高成就，出土文物数量之多、种类之丰富、价值之高，是巴蜀文化遗存中所仅见。按发掘时间的先后，这两个坑分别被定名为“一号祭祀坑”和“二号祭祀坑”。

一号坑为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底长4.01米、宽2.8米，坑深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延伸，与一号坑形成“品”字形布局。祭祀坑及三条坑道内均填土，层层夯实。填土色泽相同，夯打情况也相同，并无打破关系，由此推测，坑道是与祭祀坑同时建成的。

一号坑出土青铜器178件、玉器129件、金器4件、陶器39件、石器70件，另有象牙13根、较完整的海贝62枚和约3立方米的烧骨碎渣等。其中许多器物，如与真人头部大小相当的青铜人头像、黄金面罩、青铜龙柱形器等均是前所未有的发现。从分布情况看，没有一定规律，但每一类器物在入坑时都是较为集中放入的，并且似有一定的先后顺序。首先放入坑底的是玉石器，然后是金杖等金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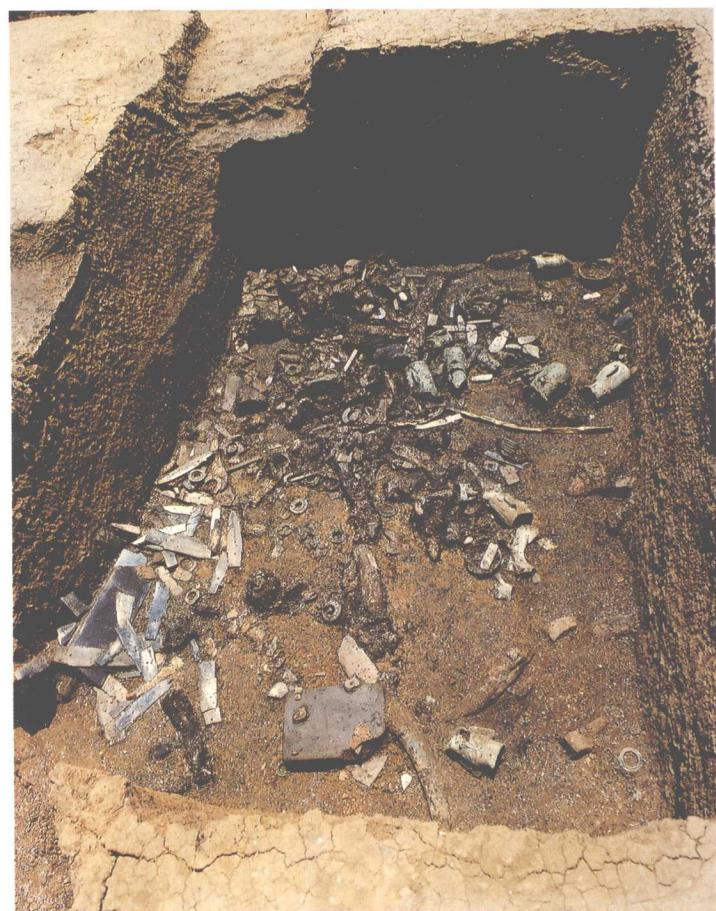
青铜人头像、人面像、铜尊等大型铜器，再倒入碎骨渣，最后放入玉璋、玉戈等大型玉石器以及部分陶盏、陶器座等。

以上器物掩埋时或掩埋前明显经过有意的焚烧和破坏，或烧焦、崩裂、变形、发泡甚至熔化，或残损、断裂甚至碎成数块（段）。如，多数铜头像颈部被烧成半熔化状向外卷起；铜戈、铜瑗多数烧变形，有几件还熔在一起互相粘连；玉石器则多数被烧裂残断。这种一侧或一端用火焚烧的做法，当为古代文献中记载的将祭品、祭器和牺牲放在火上火燎的“燎祭”祭礼。经科学检测，坑中出土的烧骨碎渣应为猪、羊、牛等动物骨，多数泛白，少数呈蓝黑色。这说明在燎祭中使用的牺牲，经过杀死放血的过程。坑中有些器物残缺不全，以后亦无法修复完整，说明原物在被掩埋之前有相当部分散落，并未埋入坑中。

二号坑也是长方形土坑，位于一号坑东南方约30米处，未设坑道。坑口略大于坑底，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深1.4~1.68米。二号坑比一号坑稍大，出土的文物，无论是在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要丰富得多。坑内器物的堆积摆放有一定的规律，上层为象牙，中层是大型的青铜器，下层是小型的青铜器和玉石器。这些器物同一号坑一样，在掩埋前曾经人为的砸碎和焚烧。但没有发现一号坑那样的烧骨渣，甚至连火烧的灰烬也极少带入坑内。经清理，二号坑出土青铜器735件、金器61件、玉器486件、绿松石3件、石器15件，另外还有象牙67根、海贝

约4600枚等。坑内出土器物的种类，除部分中原地区夏（约前22世纪末21世纪初—约前17世纪初）商（约前17世纪初—约前11世纪）时期常见的一些青铜容器、玉石器和巴蜀文化遗址常见的陶器外，大多是过去从未发现过的新器物。如身高2.62米的青铜立人像、通高近4米的青铜神树、宽1.38米的青铜纵目面具、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等，堪称国之瑰宝。

一、二号祭祀坑的埋藏年代距今3300~3200年左右，前后相距约100年。两坑朝向的一致性及其他许多相同因素，说明两坑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和承传关系。两次



001 一号坑坑底长4.01米、宽2.8米，坑深1.46~1.64米。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石器等共420件，另有象牙13根、较完整的海贝62枚。

掩埋应具有相同的目的和意义。两坑的器物数量巨大，精美绝伦，应是一国之重器，是什么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将如此贵重的器物集中掩埋？坑中的器物在掩埋前为什么被砸碎和焚烧？两坑的背后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历史事件？

目前，关于两坑性质，学术界有多种看法，在此择要介绍。

墓葬说。此说可分两种。一为陪葬坑说，认为两坑周围可能有某代或某几代蜀王的大墓尚未发现，两坑只是器物陪葬坑。二为火葬墓说，特别重视一号坑中出现的大量烧骨可能为权威人士使用的金杖等物品，认为两坑埋葬有死于非命的蜀王。

厌胜掩埋说。此说从萨满教宗教文化的研究角度入手，认为两坑器物曾被视作“灵物”，当其“失灵”后，人们将其毁弃焚烧，以刺激灵物。

器物坑说。此说又可分为两种。一为“灭国宝物掩埋坑”说，认为两坑是后朝推翻前朝之后，将其神庙之物捣毁掩埋。二为“不祥宝物掩埋坑”说，认为两坑的掩埋物是已故蜀王或旧时代的神庙之器，新王视其为不祥之物，存之对己不利，故加以毁埋。

祭祀坑说。这种观点首先为发掘者所提出，在目前为大多数专家认可。此说认为两坑是某种大型祭祀活动的遗存，坑内之物皆为祭品。需要指出的是，这不是平常举行的一般性祭典，因为如此多的神器重宝，国力显然难以承

受。而且，这两个祭祀坑中埋入的器物，能明显地看出时代差距。它们都不是专为这两次祭祀而铸造的祭祀用品和用器，而是各自经过数十载乃至上百载的使用过程中积累下来的宗庙用器。大概是宗庙被毁后，宗庙祭器以祭祀的礼仪方式被埋入坑中。这就是两个祭祀坑为什么出土如此众多的国宝重器的原因所在。

## 古蜀历史见证

四川，古称“蜀”。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人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关于古蜀国的历史，在正史中几乎不见踪迹，仅在后人撰写的方志和笔记中略有追记，但多为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交糅羼杂，令人难辨真伪。相传古蜀国先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建立过王朝。“蚕丛、柏灌、鱼凫此三代各数百岁”，“望帝（杜宇）积百余岁”。只有开明氏的世系稍详。传说开明氏取代杜宇以后，统治时间最长，传位至十二世。公元前316年（一说为前329年），在秦灭巴蜀的战争中，开明十二世被秦军所灭，蜀王朝宣告灭亡。至此以后，蜀文化逐渐融合在汉文化中。蜀国的历史长达1300多年。

过去讨论蜀史，大多仅能言及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年），三星堆遗址的发现，使久已消逝的上古历史重被释读。

蚕丛氏是最早建立蜀国的部族。史书说：“其目纵，



002

始称王。”三星堆出土了数十件眼形器，都是宗庙里神像的眼睛，共同的特点是瞳孔较突出。三件巨大的纵目面具上，双目更是呈圆柱状突出。不仅如此，有关眼睛崇拜的题材还见于日常生活用器和装饰品。这些可能都与被视为蜀人祖神的蚕丛氏有关。

在三星堆遗址中，以鱼鸟相结合或以鸟为造型特征的器物特别多，这和文献记载中柏灌、鱼凫、杜宇等王朝都以鱼鸟或鸟为图腾崇拜是一致的。柏灌这一名称与鸟有关。鱼凫是一种水鸟，也就是鱼鹰。也有人认为，鱼凫应当是分别以鱼和凫为祖神崇拜的两支部族，他们联合结盟，建立了鱼凫王朝。第四代蜀王杜宇，传说他死后化为杜鹃鸟，这又是一支以鸟为图腾的部族。一般认为，几代蜀王中，与三星堆关系最大的便是鱼凫氏，很可能就是他们建立了三星堆古蜀国。

三星堆祭祀坑中埋藏的文物均为宗教祭祀用品和礼器，具有强烈的艺术震撼力和神秘的宗教内涵，生动地反映出古蜀先民的泛神观念及原始宗教意识；形象地说明了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结构及社会形态，表明三星堆古蜀国是个神权色彩极重的早期国家，并已具备十分完备的宗教礼仪制度。

### 曾经的古蜀王城

据文献记载，开明氏在取代杜宇氏的统治后不久，就迁到成都，至秦灭蜀为止，均未迁过都。那么，迁治之前，

古蜀国的都城在哪里？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发现，大量国宝重器的出土，向人们展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成就，昭示着一个相对独立、繁荣的古蜀王国已经建立。同时，由于大量建筑遗迹尤其是城墙的发掘和认定，证实了三星堆遗址曾是古蜀王国的国都所在地，是古蜀文明的中心。

古城位于三星堆遗址的核心区域。城址是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面积为3.6平方公里。城东、西、南三面为城墙包围，北面未发现城墙，可能是以鸭子河为天然屏障。城墙东西长1600~2000米，南北宽2000米左右，大部分残高2~3米。现有城墙遗迹的底部宽约40米，顶部宽约20米，城墙的原有高度估计在8~10米。墙体由主城墙、内侧墙、外侧墙三部分组成。在东城墙墙体顶部发现使用有土坯砖，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最早的一例，表明三星堆古蜀国已拥有先进的筑墙技术。

古城的三道外城墙及两道内城墙外侧均有壕沟，宽约15~20米，深约2~3米，与城址内外的马牧河和鸭子河互相沟通。城、壕结合，自是体现其防御功能。马牧河贯穿全城，有学者认为壕沟亦可视作三星堆古城综合性水系工程的一部分，兼有防洪排涝、交通运输之用。

三星堆古城的始筑年代在距今3000多年前，其规模与河南的郑州商城相当，在同时期的古城遗址中名列前茅。古城按不同的功能和需要分为居民生活区、作坊区、祭祀区、墓葬区等，初步具备了早期城市的各种功能。在古城的中轴线上，分布着三星堆、月亮湾、真武官、西泉坎等四处台地，祭祀坑和一批最重要的文物都位于这一中轴线

002 二号坑坑底长5米、宽2~2.1米，坑深1.4~1.68米。出土青铜器、玉器、金器、陶器、石器等共1300件，另有象牙67根、海贝约4600枚。多数器物在入坑前已被故意损毁。

三星堆古城功能区划示意图



上。遗址内分布着密集的房屋建筑遗迹，多为木骨泥墙式建筑和干栏式建筑，最大的房屋面积达200多平方米，数间相连，可能是重要的公共建筑场所。

一般说来，城市的建立、青铜器的产生、大型宗教祭祀场所的设置，以及文字的出现是古代文明及早期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从三星堆考古所取得的成果来看，三星堆遗址已具备了进入文明社会的各种要素。三星堆两大祭祀坑作为中国保存完好的商代五大祭祀遗址之一，在历史上却没有任何记载。在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所有文物中，除了金杖上有一些符号外，没有发

现任何文字。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是否真的没有文字？这是一个颇有争议、尚待深入研究的问题。

### 三星堆文明兴衰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批珍贵文物，不仅在四川是首次发现，而且在全国也较为罕见。各类器物造型独特、制作精美，表现出精湛的工艺水平和极高的艺术价值，充分反

映了古蜀国在金属冶炼、铸造、琢玉、制陶等技术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尤其是灿烂的青铜器文明，为研究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一些重要空白，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于商代四川盆地社会发展水平的传统认识。作为长江上游地区古代文明的杰出代表，三星堆考古发现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性。

现有的考古成果表明，早在四五千年前，三星堆遗址就已经有人居住，到距今4000年以后，开始进入文明社

会，并逐步走向鼎盛，建立了早期国家，创造了青铜文明。距今2800年左右，三星堆文明突然终止了在本地的发展进程，神秘地消失了。一个曾经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是如何形成的？又缘何突然消失了呢？由于缺乏文字的记载，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与消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一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在本地文化自身发展的基础上吸收诸多外来文化因素而形成的。三星堆文物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如，青铜器造型以大型人像和动植物造型为主，典型文物有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像、青铜纵目面具、人头像等，完全不同于中原地区以鼎、尊等青铜礼器为主的青铜文化体系。同时，一些器物又包含了许多外来文化因素，如陶盉、铜牌饰等属中原二里头夏文化的典型器物；铜尊、铜罍等器物是商文化的典型礼器；玉琮、玉锥形器等器物又带有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特点；金杖、金面罩的文化形式则与西亚近东文明十分相似。另外，三星堆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和海贝，应是古蜀国与周边地区商贸往来的明证。

三星堆地处崇山围绕的四川盆地，这些文化因素是如何进入盆地的？传播途径在哪里？外来文化因素又是如何与本地文化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这一系列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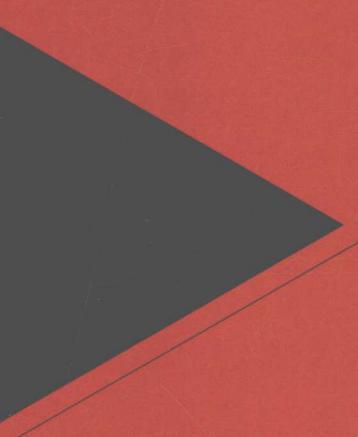
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消失，目前学术界说法很多，比较流行的有洪水说、政权更替说等。

洪水说认为，三星堆古蜀国的灭亡缘自一次洪水。据

1986年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的地层堆积考察，在相当于西周时期的地层中有20~50厘米厚的淤泥层，推测为一次大的洪水所致。洪水摧毁了三星堆古城，人们不得不离开家园，远走他乡。

政权更替说认为，三星堆古蜀国的灭亡是政权更替的结果。在三星堆晚期的遗存中，出现了大量的尖底器，而一些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则在衰退，新文化因素的强烈表现反映出当时处于一个社会变动的时期。三星堆古蜀国可能受到了某个外来部族的入侵，最终走向了灭亡。两个祭祀坑的掩埋行为就是灭国后的非常之举，后朝推翻前朝后，将其神庙重器捣毁掩埋。

虽然三星堆古国消亡的原因目前尚无定论，但成都平原史前考古工作的新进展却为我们找到了三星堆文明的去向。2001年，成都市西郊发现的金沙遗址，出土遗物的总体风格与三星堆出土文物颇为一致，两者表现出极为密切的文化渊源关系。金沙遗址距三星堆遗址40多公里，目前已初步证实为三星堆古蜀政权南迁成都后建立的又一个中心都邑。结合古史传说，许多专家认为三星堆遗址是鱼凫部族的活动中心和王国都邑，金沙遗址是杜宇部族的活动场所和都邑所在地。三星堆古城的废弃，成都金沙遗址的兴起，可能反映的正是古代杜宇族兴起并逐步取代鱼凫族统治的这一历史过程。



# 青 銅 器

## 三星堆

出土文物中，以青铜器最为引人注目。在五百余件青铜器中，尤以造型奇特的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兽面像以及铜树等为代表。

从功用的角度看，三星堆青铜器主要是宗教、礼仪用器，极少发现生产和生活等实用器物。从器物造型的角度看，大略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具有浓郁宗教色彩的青铜塑像群，包括人像、神像、神怪像、面具等，风格极为独特。这一类是三星堆青铜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其造型意图似乎是根据祭祀活动的需要，分别铸成代表不同身份的主持、参加祭祀活动人物的形象或接受祭祀的偶像。第二类是和神话传说有一定关系的仿动植物的铜器，造型有龙、虎、蛇、鸡、鸟、树、果实等。第三类为青铜彝器，数量较少，仅十余件，器类计有尊、罍、盘等。时代稍早的器物，形制风格基本上同于商代中期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较晚的器物则接近于长江中下游及陕南地区出土的晚商青铜器，但均在花纹布局上略有不同，应是蜀人自己铸造的。这类铜器在蜀地出土，基本上反映了商代中、晚期蜀地青铜彝器发展演变的年代时序。

三星堆青铜器多采用夸张变形的艺术手法，突出五官或四肢的非正常比例，强化眼、嘴、羽翅、枝干等典型特征，呈现出明显的意象化倾向，具有神秘诡谲的美学风格和强烈的精神威慑力。其目的似乎在于传达古蜀神巫文化观念与先民的精神诉求，赋予器物沟通神灵、祈福攘灾的功能意义。

商代是中国青铜文化大发展的时期。三星堆青铜器的发现，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一个不同于中原文化系统，而能与之媲美的另一青铜文化。商青铜文化很大的一个特色是注重礼制，反映在铜器造型上，重器物，轻人像。商代青铜器主要以兵器、生活器、礼乐器为主，尤以礼器为重。青铜礼器不仅数量多，而且造型凝重、严谨。三星堆独立的青铜雕像群在中原文化传统中几乎不见。从现有考古成果来看，就是在古蜀地，也还没有发现这类青铜雕像群的前后承继关系，在其他非金属制品中，也同样找不到其祖型。这种艺术传统更多地出现在西亚、近东及古埃及等地。那么，三星堆青铜文化究竟是怎样产生的？与外来文化有多大关系？

具体到单个器物，同样容易让人产生很多疑问，如：各种人像的身份象征是什么；为什么有的头像戴有金面罩；大小不一的人面具、兽面具是用来做什么的；面具上的眼睛为什么那样突出，耳朵为什么那样大；神树的造型说明了什么……对此，研究者们作出了自己的解释，有的看法较一致，有的则众说纷纭。

## 铜人像

三星堆青铜人像含全身像、人头像及人面具等数类，这里专门介绍全身雕像。

三星堆一、二号祭祀坑内出土的全身青铜人物雕像有20尊左右，表现形式为圆雕、半圆雕两种，以前者居多。体量可分为大型、中型、中小型及小型四种，最大者通高约260厘米，最小者仅高2厘米左右。人像体态分立式与跪坐两类。立式人像的动作基本一致，跪式人像则分正跪、侧跪等几种跪姿。

全身青铜人物雕像分独立成器的雕像与铸饰于其它青铜重器上的人像两类。第一类，如大立人、兽首冠人像等，以华丽或奇异的装束及严冷庄重的整体形象表现一种行祭施法状态，凸显其非比寻常的身份。体量相当、装式各异、跪姿不同的几尊独立跪坐人像则展示出古蜀系列礼仪仪态。第二类，均处于相关重器所营构的祭祀情境之中。他们或呈三方相围的布局，跪坐于神树之下，双臂平抬胸前作虔诚祭拜状；或似跪坐于神山之巅，双手捧举头顶的铜尊，恭敬地向神灵献祭；或分层布列于神坛，以站立作法通神状与跪坐作祭拜状的两组人像，合构出一幅程序复杂的通神仪典的隆重场面。概括而言，立式与跪坐两类人像包含了古蜀国的群巫之长、各类祭祀活动的主祭巫师及职司各异的一般巫师、武士等多种身份象征。一般认为，大立人像的身份象征是国王兼群巫之长，其他人像代表的是统治集团的高级成员及一般与祭人员。王巫合一、人神浑成，生动地反映了古蜀先民的神巫文化观念。

就器物本身的功能用途而言，大体上，大型与中型独立雕像是安置在古蜀宗庙、供人膜拜祈祷用的。在先民的眼中，他们也是镇邪除恶、护佑善良的神灵，是大型祭祀活动中的通神之器。独立的中小型人像及铸饰在如神树、神坛等青铜重器上的主祭者、祭祀祈祷者与武士等人像则具有古蜀宗教祭祀仪礼的图解意义。

由全身青铜人物雕像、人头像及人面具等构成的阵势雄浑的三星堆青铜雕像群，在中国同时代及其前后时期的文物群体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作为受人膜拜的偶像，早于三星堆时代的，目前仅有红山文化的彩塑女神像算是一例，但它反映的是原始社会母系生殖及始祖母崇拜，三星堆众神群巫铜像群则明显带有文明社会初期神权王权崇拜的色彩。



003 铜喇叭座顶尊跪坐人像

底座直径 10 厘米，座高 5.3 厘米，通高  
15.6 厘米

二号祭祀坑出土

此器由山形座和跪坐顶尊人像两部分组成。山形座座腰上铸饰扉棱，座上有婉曲朴雅的镂空花纹。人像上身裸露，乳头突出，下身着裙，腰间系带，带两端结纽于胸前，纽中插物。人像头顶一带盖铜尊，双手上举捧于尊腹部。表现的应是巫师在神山顶上跪坐顶尊以献祭神天的情景。因其胸部乳头显露突出，因此有观点认为该人像刻画的是女性巫师或女神。

人像虽小，却是难得的珍品。第一，它是很完整的全身像；第二，尊是古代重要的礼器，但人们对于它的具体使用方式有很多不同的看法，顶尊跪坐人像则为我们展示了尊在古代祭祀时的具体使用方式之一。从人像的造型上看，古蜀国工匠具有很高的造型能力，整个人像结构完美、比例匀称，具有很高的观赏性和艺术价值。

003